

陇东黄土塬如今“绿肥黄瘦”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文静、陈斌、杜哲宇)入夏,车辆行驶在位于陇东黄土塬上的甘肃省庆阳市,记者看到,这里黄沙不再,片片绿意映入眼帘。是什么让这里实现了“绿肥黄瘦”的转变?

盘过一道道弯,记者来到华池县南梁镇高台村的万亩苗木示范点。跟随当地有名的“种树大户”李文军,记者一行爬上山头。举目眺望,四周油松层叠,郁郁葱葱,一如铺开的绿色地毯。

“浅绿是新种的,深绿是长了几年的。西北的十一道梁、东南的九道梁,都是荒山上造出的林。”李文军说,七年时间,他在华池县播绿近10万亩。

李文军的家乡在陕西省吴起县。20世纪90年代,吴起县开始探索退耕还林工程,是全国退耕还林试点示范县。看到“绿色革命”让家乡褪黄披绿,如获新生,李文军深受触动。

离吴起县不到80公里,是李文军妻子的家乡庆阳市华池县。这里时常遭受漫天黄沙的困扰,不仅如此,当地人大多以养羊为生,对植被破坏严重。“当地山羊爱吃草啃树,就像挖草机,不出几年,一个个山头就被啃荒了。”看到光秃秃的山,李文军痛惜不已。

庆阳市位于黄河流域中游,是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曾是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世纪80年代,庆阳市年入黄泥沙量达1.684亿吨,占黄河流域入黄泥沙量的10%。

2013年,李文军决定在华池县流转播

荒地和荒山坡植树造林,把绿色还给大自然。正是这一年,为了改善生态环境,打造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庆阳市启动了“再造一个子午岭”工程。

子午岭横跨陕甘两省,是黄土高原中部面积最大的落叶阔叶天然次生林。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总经营面积达到761.69万亩。庆阳市计划在七年内利用宜林荒山造林700万亩以上,为黄土塬增添绿意。

在华池县林草部门指导和支持下,李文军的“植绿梦”正式起航。在他的带动下,当地村民也放下羊鞭,扛起锄头,开始造绿。不出几年,华池县的荒山上长出星星点点的绿,李文军带家人爬上山头,自豪地展示自己的成果:“这片绿色是我最宝贵的一笔财产。”

近年来,庆阳市共引进76家造林绿化企业,培育了近160户造林大户,鼓励27万农户参与自主造林,黄土塬上涌现出许多以李文军为代表的“绿色使者”。如今,全市累计已完成“再造一个子午岭”工程人工造林730.85万亩,当地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站在被绿意包围的瞭望塔上,57岁的封治奎心里甜蜜蜜的。作为甘肃省子午岭林业管理局合水分局连家砭林场的一名护林员,他管护着林场内5700多亩林地。工作二十余年,他亲眼见证了子午岭由黄绿相间到草木茂盛转变,金钱豹、野兔、野鹿等野生动物也开始“返乡”。



▲这是5月25日拍摄的连家砭林场景象。 新华社记者杜哲宇摄

连家砭林场场长蒋勇介绍,目前林场所区域由200多种木本植物和150多种野生动物,有稳定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钱豹种群。

在封治奎看来,巡林一扫往日的枯燥无味,变成了一趟趟充满新奇的旅程:“林子里长出不少以前没见过的花草,偶尔还能碰到散步、觅食的小动物。”通过上网搜索、询问同事,他认识的植物种类已过百种。

告别了“沟壑纵横、灰头土脸”的过去,黄土塬上的人们迎来了绿意融融、山清水秀的好日子。庆阳市充分利用林地和林荫空间,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产品采集加工和森林休闲旅游等林下经济,年产值超过6亿元,为农民开辟了增收致富的新渠道。夏夜傍晚,清风微拂,油松随风而动,如万顷碧波在黄土塬间荡开。李文军微眯双眼,陶醉在这迷人的绿色中。

一条船背后的乌江保护之路



▲6月2日,尤荣利操作垃圾清理船在江面上清理垃圾。

60岁的尤荣利是毕节市黔西市新仁乡化屋村村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尤荣利全家都以打鱼为生。近年来,化屋村全面取缔网箱养殖,全面完成退捕任务,尤荣利也和家人们一起成立了黔西市画廊航务有限公司,转“渔船”为“游船”。除了经营游船,尤荣利还义务承担了江面垃圾清理的工作,为乌江的生态维护尽自己的一份力。

全面禁渔生态修复,水环境日益向好,加上特色民族风情,如今的化屋村,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拯救“世界杜鹃之王”

新华社昆明电(记者伍晓阳、郑博非)全世界960余种杜鹃花属植物中,大树杜鹃被奉为“世界杜鹃之王”,它也是云南高黎贡山的镇山之宝。通过数十年努力,这一极危物种的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和回归种植等取得显著成效,成为中国拯救极小种群植物的典范。

人们常见的杜鹃树,多数是低矮灌木。在大树杜鹃被发现前,没有人知道杜鹃树竟然可以长这么大。

1918年,英国“植物猎人”乔治·福里斯特在高黎贡山的原始丛林中,发现一棵高达25米、胸径达87厘米的杜鹃树。他雇人砍倒了这棵树,截取一段树干做成标本寄回英国,震惊了英国植物学界。

此后60余年里,植物学界关于大树杜鹃的物种调查、标本采集及研究成果极为有限。福里斯特对于大树杜鹃的记载一度成为全世界研究大树杜鹃的“孤本”。

直到1981年,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植物学家冯国楣,通过福里斯特原来的向导指引,终于在腾冲县(今腾冲市)大塘村的深山密林中,重新找到了大树杜鹃。他们发现了40余棵长势甚好的大树杜鹃,也见到了福里斯特雇人砍断的树桩。

第二年,腾冲县派出考察组再次深入高黎贡山腹地,发现新的大树杜鹃群落。其中,胸径100厘米左右的有12株;最大的一株基径达307厘米(如今已达330厘米),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最大的大树杜鹃,堪称杜鹃“王中之王”。

“大树杜鹃分布区域狭窄,数量稀少。”云南省科学技术院博士李盛辉介绍,目前已知中国有9个大树杜鹃分布点,分别在腾冲、泸水、福贡、贡山等县市,均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海拔2100—3200米的常绿阔叶林中。

因其珍贵稀有,大树杜鹃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极危物种”,被中国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2012年,大树杜鹃被中国列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优先拯救保护。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腾冲分局副局长黄湘元介绍,经全面调查,腾冲大塘片区共有大树杜鹃1771株,其中幼苗和幼树有500多株,成年株1200株左右。长期以来,保护区对大树杜鹃进行严格管护、动态监测和数据采集,成为杜鹃花属植物中受威胁物种就地保护的范例。

迁地保护方面,昆明植物园、云南大学、云南省林草科学院等机构对大树杜鹃进行了采

种育苗栽培。云南省林草科学院林业研究所副所长李贵祥介绍,他带领的团队通过多年努力,掌握了大树杜鹃实生苗和扦插苗培育技术,已成功繁育苗木3万多株,为大树杜鹃人工繁育和种群恢复提供了技术保障。

2021年5月,云南省林草科学院提供的300株大树杜鹃优质种苗,在腾冲高黎贡山植物园、林家铺科研监测站进行回归种植。李贵祥说,目前,这些种苗长势良好。但是大树杜鹃的生长极为缓慢,研究团队正在静待它们长大。

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内,被称为植物“诺亚方舟”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也采集了大树杜鹃的种子,进行超低温保存。在这里,经过严格质量控制的种子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冷库中“冬眠”,可以存活数十年到上千年之久。

2021年,新版《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发布,大树杜鹃被从名录上移除。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表示,这表明大树杜鹃抢救性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不等于大树杜鹃不再需要保护。“现在,对大树杜鹃的保护工作仍在继续。”

西藏山南：沙地乘凉梦成真

种树不能蛮干。李纯禄组织技术人员反复调查,有时坐上羊皮筏子,漂流在江面查看水情;有时爬上山头,观察地形和江水流向。

他曾跳进混着污泥的江水中察看树苗的情况,也曾发现幼树扛过了天灾考验后,与同事们忘情载歌载舞。

1984年,约800亩实验林试种成功,人们终于摸索出了在江边种树的方法。

“当地的老百姓开心极了,时常邀请我去家里做客,请教如何种树。”回忆当年,李纯禄说。

这是雅鲁藏布江中游防护林建设的开始。

1990年,造林规模扩大,边久被主持造林工作的李纯禄选为带头人之一,和12名村民一起承包沿江的种树工程。

起初,参与造林只被人们当成增收的“副业”。但由于防护林防风固沙效果显著,减轻了农业灾害,作物产量提升,草场也逐渐扩大,群众种树的积极性日渐高涨。

边久一直记得一件小事:那时在他的家乡扎囊县很难吃到水果,他就买了桃苗和苹果苗种在自家后院,后来竟长出了许多果子。边久嘱咐妻子将果子分给村里的孩子们,第一次吃到苹果的孩子们,甜得展开了笑脸。

高原小村落里,种树的想法像一颗种子,就这样播撒、发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种树。

李纯禄退休后,当年那些畅想着在沙地乘凉的人们,继续托起了这个梦。2004年,在政府的支持下,边久在老家的沙砾地里建起了自己的苗圃。如今,他的孩子也接过父辈的“接力棒”继续造林。

40多年来,山南造林4500多万株,探索积累了大量在高寒干旱地区造林治沙的科技成果,实施了万亩苗圃基地等一批生态产业项目。一双长160多公里、平均宽1.8公里的“绿色巨手”,托护着奔腾的雅江蜿蜒向东。

种一树,成一片,追一梦。绿荫在雅江两岸不断延伸,沙地乘凉梦已成真。

新华社西宁6月7日电(记者吕雪莉、李琳海)碧波荡漾的青海湖将迎来“国家公园时代”。记者7日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国家公园管理局已批复同意青海省开展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工作,这标志着青海湖国家公园进入创建实施阶段。

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是中国最大、亚洲第七大湖泊,2021年水体面积达4625.6平方公里。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高静宇介绍,青海湖流域是维护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和我我国西北部大环境生态平衡的重要水体;是控制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保障东部农业区生态安全的天然屏障;是高原生物基因库,国际候鸟迁徙通道重要节点;是我国内流区完整水循环水生态过程的典型区域,形成了特有的“草—河—湖—鱼—鸟”共生生态链,极具国家代表性。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和治理力度不断加大,青海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快速恢复。目前,青海湖栖息水鸟97种57.1万只,成为中国候鸟繁殖数量最多、种群最为集中的繁殖地。青海湖裸鲤资源量已恢复至10.85万吨,青海湖旗舰物种普氏原羚种群数量超过2800万只。

高静宇说,创建青海湖国家公园,对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打造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至关重要、意义重大。他表示,将按照国家公园管理局回函要求,抓紧推进开展本底调查,科学确定边界范围和管控分区、推进体制机制建设等八个方面重点工作任务,加快推进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进程,力争在2024年完成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工作。

他们俯身贴地接受大自然馈赠

全身倚靠在草甸上、手肘支撑、俯身低头,青藏高原上的村民正在山脊搜寻着隐藏其中的暗棕色芽尖。他们俯身贴地接受大自然的馈赠——冬虫夏草。

群山开始返青的5月,正是然木塘村采挖虫草的季节。然木塘村地处出产高品质虫草的西藏那曲市比如县,每年色泽金黄、品质优良的“软黄金”都会聚集上万本地人前来采挖。

43岁的其美嘎德轻松登上超过60度的陡峭山坡,来到海拔4700米冬虫夏草藏身的草甸。此刻的她正撑起上半身聚精会神地检查周围的每一寸草地。

挪动了三五个位置,其美嘎德才能发现一处冒头的棕色草尖,随即挥起锄头,落在距离虫草10厘米的位置,然后用力向上撬起锄头,松软的土壤被轻轻带起,虫草也显现出来。她用双手轻轻拨开包裹的泥土,金色虫草就显现出来。

“今天还可以,到现在已经挖了20根了。”其美嘎德给记者展示当日的收获,说着另一只手又拿起锄头用钝头轻敲草皮,把掀开的土壤回填到原位。

其美嘎德这一套流程已经成为本地村民的习惯,他们用最淳朴的方式保护生态环境。

比如县在每年“虫草季”针对虫草采集人员收取草原植被恢复费,用于生态修复以及草场建设、保护和管理等工作。

正在读高二的加央巴姆今年没有跟随父母一起采挖虫草,此时的她正在拉萨那曲高级中学读书。“女儿能考上那曲市以外的高中,我很开心。”提到自己的女儿,正在帐篷里清理虫草泥土的罗布桑珠满脸笑意。

据统计,2021年那曲市冬虫夏草产量达2.42万公斤,产值约30亿元。虫草对于高原牧民的价值已不局限于简单的采挖与销售。

距离比如县车程260公里的巴青县,此时正在紧张筹备第二届虫草采挖体验节。游客在这里可以亲身体验寻找、采挖、清理冬虫夏草的全过程。去年,采挖节吸引参与人数近2000人,结合直播宣传、网络销售等渠道,为当地群众增收20余万元。

山谷里的雨淅淅沥沥地打在然木塘村采集点的帐篷上,村民都知道这是一个好的预兆。“下雨虫草会长得更好”罗布桑珠边清点着一天的收获边说,“我觉得明天收成会更好!”

(记者刘颖、晋美多吉) 新华社拉萨电



▲5月25日,牧民在采集虫草。 新华社记者晋美多吉摄

青海湖将迎来『国家公园时代』